



西方文学理论

名著提要

The Summary of
the Famous Works
on Western Theory of Literature

董学文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L
LITERATURE
L

I0/210

2013

I0/210

西方文学理论 名著提要

董学文 主编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3435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 / 董学文主编.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6

(西方学术名著提要丛书)

ISBN 978-7-210-05957-8

I. ①西… II. ①董… III. ①文学理论-著作-内容提要-西方国家 IV. ①Z89: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4777 号

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

作 者: 董学文 主编

责任编辑: 周伟平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054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9.75

字 数: 500 千

ISBN 978-7-210-05957-8

赣版权登字—01—2013—17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38.00 元

承 印 厂: 南昌航大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L
LITERATURE

The Summary of the Famous Works

on

Western Theory of Literature

江西人民出版社



L
LITERATURE

导 论

这部《名著提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它比较系统和全面；二是它比较精纯和简练；三是它比较公允和客观。说它比较系统和全面，是指它囊括了从古希腊到如今约两千六百多年的主要理论成果，可以大致领略西方文艺理论演变的全景；说它比较精纯和简练，是指它提纲挈领，集中以明晰的语言描绘了文论发展的主线，剔除了一般的不属于文论的东西；说它比较公允和客观，是指它提要钩玄，依凭有据，忠于原文，少有主观分析和评价，少有游骑无归、游谈无根。总之，它力求在科学性、客观性的前提下，准确呈现原著的问题结构及其理论风貌，像一张可靠的“导游图”一样引领读者对整个西方文论观其崖略。

这部“名著提要”，虽然不是“发展史”，但由于它是按照西方文学理论著作产生的顺序排列下来的，因此，具有“潜史”的功能。认真考察和辨析其内容演化与滋长，是能够捕捉到整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沿革和脉络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但由于文化语境和问题结构的限制，再加之它自身含混庞杂，艰深晦

涩,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之后,其发展繁复多元、异彩纷呈,这就使得我们对它的研究往往处于重介绍而轻探索的阶段。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提要”、“精义”、“题解”类的著作,能为初学者了解西方文学理论提供方便,能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线索,能为构建我国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为此,我们一方面考虑了所选篇目上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地域分布上广泛性和均衡性,另一方面也考虑了语言和表述上的准确性和通俗性。

“西方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它的范畴和内容及其演进方式颇为繁复,难以归类。当今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又纯粹是现代的产物,距今也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西方有学者曾谈过这一问题,指出直到文学批评和专业文学研究的兴起,文学特殊性和文学性的问题才真正提出来了。19 世纪末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人们同时研究古代的诗人、哲学家、演说家,即各类作家,文学作品作为更广阔意义上的文化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对象。因此,直到专门的文学研究建立后,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字的特征问题才提出来了。提出问题的目的,并非一味追求“区分”本身,而是通过分离出文学的“特质”,推广有效的研究方法,加深对文学本体的理解,从而摒弃不利于理解文学本质的方法。可见,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从自身获得解释和说明。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西方文学理论发展至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学科对象、学科界限和学科功能,因之,已获得了较为独立的学科地位。为此,我们在具体介绍“西方文学理论”名著和名篇的过程中,是力求将文学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加以区分的。

从古希腊迄今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学理论,是西方文明和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全景式地展示这期间西方文学理论的名著、名篇,我们从古希腊一直选到20世纪末,跨度很大,涉及的国家很多,理论家就有近百位。这些篇章之所以堪称杰作,是因为它们在文学理论的观念、方法或研究路径上,多有原创性和示范性的价值。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该《提要》的内容,我们在这里简单地勾勒一下西方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论是西方文学理论的滥觞,苏格拉底—柏拉图构成了它的开端。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西方文学理论在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表示是为了要让让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消失。《荷马史诗》代表了古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但在柏拉图看来,荷马最大的错误就是它的存在。柏拉图的文学理念缘于他的“理想国”构想,这一国度的统治者是“哲学王”。在他看来,诗人的创作应该符合城邦的整体利益和规范,但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却往往令人失望。依据柏拉图的“理式论”,世界分为三重: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艺术世界模仿的是感性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模仿的又是理式世界。所以,艺术世界和感性的现实世界都属于表象,不能独立存在。只有理式才是永恒的、凝定不动的。因此,文艺和最高的理式世界,隔了两层,处在最低级的位置,艺术的地位因而相当卑微。“模仿论”构成了柏拉图诗学体系的本体论,在这一基础上,他认为诗人只会模仿,而不懂得去追求最高的理式,诗人之所以能够进行创作,并不是凭借技艺和知识,而是灵感。灵感有如神灵附体,使诗人陷入迷狂。因而,诗人没有自己的独创性,他们对自己模仿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知识,只是沉溺于迷狂之中。所以,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忽略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单靠能言巧辩来满足人们低级的感官要求,因之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柏拉图的文学理论开启了著名的“诗与哲学之争”,这种对立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柏拉图从认识论、创作论和价

值论等多个角度,彻底瓦解了诗歌的基础,使得诗歌成为哲学的附庸。自此,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们一再地出来为诗歌辩护,而第一个站出来,竟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既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社会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文学理论中来,也融合吸收了此前的自然科学方法,因此,他使文学理论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他接受了柏拉图的“理式论”,承认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理式”是事物的终极原因和本质。但他和柏拉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非常重视现实感性世界,认为“理式”并不脱离现实世界,而是内在于现实的经验世界,“理式”给了现实世界以形式和生命。经验世界是我们研究 and 了解的对象,应该成为人类知识的基础和出发点,再由此上升到关于终极原理的科学。所以,“理式”并不神秘,它只是特殊事物的普遍性,而普遍不可能脱离特殊而存在。这样,“理式”就成了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一种“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使得事物能够向着自己的目的而发展、演变,直到最终达到圆满实现。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基本观点,不仅肯定了现实世界的实在性,而且也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他才会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也就是说,在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上,诗——文学能够达到哲学的高度,诗人应当具有哲学家的眼光和头脑。他将文艺的根基建立在现实基础上,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他提出的诗歌真理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成为后来文学典型论的雏形。在论及悲剧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文艺的“有机说”,认为文艺作品的整体和部分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是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有机性不仅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上,也体现在其内在的运动规律上。这就意味着文艺作品自身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在形式上具有自我决定性。可以说,这是使文学从政治、道德等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的最早的尝试。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文艺心理学,肯定了艺术对人所产生的快感,肯定了文艺的

社会功能。如果说柏拉图的文学理论开启了西方文论的主要问题域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则成为后来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源头。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

亚里士多德之后,是漫长的希腊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贺拉斯和朗吉努斯这样的理论家。贺拉斯的《诗艺》是将亚里士多德理论经典化的努力,虽说创造性不强,但却确立了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影响仅次于《诗学》,被称作西方文艺理论“古典主义的第一部经典”。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强调天才、激情和想象之于创作的重要性,这在当时反响并不大,可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浪漫主义文论崛起之时,也被奉为经典。

中世纪的主流文艺观虽然受宗教神学思想支配,但在西方文论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忽视的。譬如,普洛丁认为,只有心灵才能感受美,只有心灵的想象才能创造美,这对后来的浪漫主义诗论影响颇大。再如,托马斯·阿奎那和圣·奥古斯丁都认为艺术是模仿,同时也提出了美的秩序的“整一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具体的形式、比例、丑、艺术的虚构等问题的研究,对后世也有不小的影响。中世纪文论并非铁板一块,“异端”思想同样存在。12世纪法国神学家阿贝拉尔“唯情论”,就是中世纪人文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他认为人的自然情欲是现实的存在,也是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力。他还划清了哲学或神学与艺术的界线,认为理性生活属于哲学和神学的范畴,感情生活属于艺术的范畴,各有所属,所以艺术应该有其独立的地位。中世纪文论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宗教性质的“隐寓解经”的出现。由于宗教对文学对象范围的限制,因此,文学理论在当时无法系统地展开,但由于神学辩论和宗教的其他需要,“语言”和“修辞”问题在当时却格外受到重视。这

可以说是最早的“阐释学”。词语被看做是象征符号，而世界则被视为上帝的文本，是有待于基督徒去辨读的符号体系。“隐寓解经”更深层的动机，则是解释经典。圣·奥古斯丁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自此之后，通过文本进行细读阐释，成为一种最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处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交的但丁，提出“作品四义”（字面义、寓言义、道德义和神秘义）说，显然受到了这种方法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论，是在尊崇古典与探索创新两种历史张力中发展起来的，为绵延百余年的“古今之争”拉开序幕。但是，与小说、戏剧、叙事诗等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要相对失色。不过，在文学的模仿、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的基本特点、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诗人想象作用的强调与探索以及新的诗歌与戏剧体裁的探索创新等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理论家还是做了丰富多彩、生动具体的阐发，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生活开放、生机勃勃的一面。

文艺复兴之后，新古典主义开始统治文坛。对于这种转变，只有在思想史的视野内才会得到深刻理解。当宗教神学思想解体之后，人们开始思考：人类的观念、行为准则应当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如何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思想史发生了所谓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本体论哲学关注的是世界的本体是什么，直接断言世界本身，诸如它是物质、上帝还是精神等等，而不关注人同世界的关系。到了近代哲学，则是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它是针对“本体论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反对离开主体、离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去谈论世界或超验的存在，它以思想的客观性为基础，进而研究思维和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的矛盾关系。由于“认识论转向”，近代哲学开始研究人类知识的来源问题。它们或以理性或以经验作为知识的源泉和准则，因之据此可以称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类。理性主义的代表是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理性主义成为新古典主义

的哲学基础。布瓦洛则是新古典主义文论的“立法者”，他的《诗的艺术》继承了贺拉斯《诗艺》的古典主义原则，同时根据时代需要，从理性高于一切的观念出发，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法规，如“三一律”原则等。

启蒙主义文论处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德国古典美学，则在现代文学理论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德国古典美学同文学理论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直接，但诚如有学者所说：“即便十分抽象的美学家，也时常提出一些对于文学理论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文学在诸门艺术中的位置、诗歌的本质、艺术在文明中的功用、艺术家和观众读者的心理。……美学和诗学相去不远，许多诗学问题——诸如古典和近代（浪漫的）艺术之间的根本差异——涉及历史哲学问题，牵涉到历史上的诗学，而且必然关联到文学作品的批评。”^①康德、席勒、黑格尔等理论家对艺术非功利性、自由、想象力、天才、崇高、异化、人的解放等问题的论述，已经超越了对具体的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在观念上塑造了对文学和艺术的现代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包括对德国古典美学在内的文艺学说的批判继承中诞生的。

德国古典美学自认为通过审美实现了人的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个别与一般的统一，在审美之中恢复了完满的人性。在它看来，审美同现代政治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是改造人性，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实现政治自由的唯一途径。但是，它在强调审美教育重要性的同时，却一再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切断了审美同现实的联系，并试图弥合理性性与感性的矛盾，在非功利的审美中获得解放。这样，这些学说所掩盖的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分裂这一事实。所以，审美的解放，其实是精神的解放而不是现实的解

^①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300页。

放,这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表现。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要消除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走向现实,真正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恩格斯说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其原因就在于此。

浪漫主义文论和现实主义文论是19世纪先后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学理论。当然,如果更具体地说,那么这两种文论思潮的形态却相当复杂。比如浪漫主义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形态,就不尽相同,它首先是对新古典主义文论的反抗,受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既张扬人的个性,又鼓吹情感和想象。这种倾向推至极端,就会使诗歌变成宗教。而现实主义文论则强调文学与社会生活、时代和客观现实的关系,以批判和揭露现实的丑恶为目的,从而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

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后,思想史又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是对“认识论转向”的反思和批判,它认为在建立关于人类主体意识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之前,必须有语言的理论,语言是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决定性条件。换言之,没有经过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都是不具有理论上合法性的。它认为世界在人之外,却在语言之中,人对世界的理解,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实现,语言既是人类存在的疆域,也是人类存在的界限。人们所认识的世界,与其说是世界自身,毋宁说是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世界。而与此同时,所谓的“主体”、“真理”和“体系”等,也是语言建构的产物。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人文科学开始纷纷反思自身,为自己寻求合法性依据。同样,文学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着自己向现代的转移。

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诞生,以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这

两个文论流派的崛起为标志。这两个理论流派关注的问题域相似,但在具体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上却有很大差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两个标志性人物是雅各布森和什克洛夫斯基,他们分别提出了“文学性”和“奇特化”(也译“陌生化”)的概念,为文学理论研究确立了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而围绕这一研究对象,又拥有了相对比较独立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学理形态。雅各布森在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由他参与创立的俄国形式主义,对后来的俄苏文论、结构主义文论有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的理论也间接地影响到了后期“新批评”的走向。比如,被视为后期“新批评”大将的韦勒克,就是推动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融合的关键人物。20 世纪 20、30 年代之后,作为布拉格学派奠基人之一的雅各布森,逐渐接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关于“文学性”问题的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赴美国,与“结构主义之父”、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交往,又直接影响到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诞生。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性”理解为语言的诗性功能;结构主义者又试图找到共同的叙述模式和文学性规则;到了其后以保罗·德·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那里,则将语言的修辞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英美“新批评”虽然也关心文学的特殊性问题,但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同俄国形式主义并不相同。早期“新批评”的代表艾略特、瑞恰兹、燕卜苏等,致力于建构一种科学的、实用的批评理论,尤其是瑞恰兹和燕卜苏,运用“细读法”对诗歌语言进行细致、精到的分析。“新批评”的重镇在美国,兰色姆、布鲁克斯等人是该派的主将。他们坚持“文本中心论”,认为文学批评应变成一种“应用科学”,使文学批评能够像科学一样,在对诗歌进行分析时拥有严谨、准确和精细的特性。因此,他们认为文学批评的中心任务就是去发现语言的反讽、悖论、象征等功能,以及由这些功能所构成的文

本张力的结构。“意图谬误”、“感受谬误”等，都有违文学批评的主旨。“新批评”派所强调的文学自足性、文本独立性和美学自律性，对以诗为代表的文学的特殊关注，有其内在的人文追求。在 20 世纪初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工商业的进一步扩张，使人类文明得到巨大发展，但也带来诸多问题。“新批评”派试图通过对语言诗性功能的剖析，恢复世界的完整的本真状态，以重新肯定世界的特性来对抗科学的抽象化和概念化。

可见，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是以语言学为其基础的，是一条不同于传统西方文学理论的演化路径。将文学研究置于历史和哲学语境中，代表的是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传统认识。但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的这种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则打破了这种局面，它既不求诸哲学，也不转向历史，而是将文学研究诉诸于语言学。“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学理论的介入，不仅为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更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它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使对文学研究的介入性和科学性成为可能。倘若借用“范式”理论的话，那么可以说从雅各布森开始的运用语言学理论对文学理论进行研究，就建立了一种新的西方文学理论“范式”，直接推动了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成熟。

事实上，西方文学理论在 20 世纪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样貌。当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流派正在为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建构而努力的同时，精神分析文论、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等，都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只不过所呈现的样态不同于那种比较纯粹的关注“文学”的文学理论而已。这其中，尤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为大。形式派文论的共同点在于以文本阐释为中心，放逐作者和世界，远离对文本意义的开掘，并进而形成文本的权力秩序。法兰克福学派则以焕发马克思学说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在充分整合精神分析、存在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等现代思想的基础

上,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系统的文化批判和理论反思。

自 20 世纪中叶之后,西方文论显得更加含混与芜杂,它融合众多学科和新兴理论,对西方传统文明持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日渐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知识系统。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酷儿理论等等,交替兴起。这些理论形态求新求变,追“新”逐“后”,倡导多元和差异,质疑一元和权威,使传统文学理论范式和知识结构,再次遭遇激烈的程度不同的挑战。目前,整个西方文学理论仍处在这种繁复的变迁之中。与此同时,在这种不断演化的过程中,文学理论也面临着学科危机和商业化侵蚀。面对这些存在的难题,如何实现文学理论学科的新跨越,显然是理论家和文学爱好者们需着重思考的问题。

五

以上的勾勒是挂一漏万的,但这个脉络的梳理,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西方文学理论一直是变动的、演化的。随着时代的更移,它在或急或缓地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因此,要了解它,一定要注意具体理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否则就有可能陷入混沌或产生相对主义与不可知论的逻辑隐患。没有环境便不存在语义空间,所以,我们特意提出学习西方文学理论要有“语境意识”和“语境思维”的问题。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思想方法和原则问题。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就阐发了词语的意义依赖于其所出现的不同语言环境的思想。其实,不仅是语言学,就是文学理论,同样只有在词句的语境中而不是在孤立的词中,才能找到它的意义。事实一再表明,文学理论尤其是各种术语、概念、范畴,是通过实际使用而产生的,它们的意义